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文献整理丛书



布
朗
族
医
药
调
查
实
录

金
锦
主
编

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 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 昆明 ·

丛书编纂指导委员会和 专家委员会名单

一、编纂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国强

副主任委员：李大宁 于文明 王志勇

委员：苏钢强 曹洪欣 李 昱 武 东 刘保延
黄 晖 莫用元 杨殿兴 帕尔哈提·克力木
乌 兰 邱德亮 甘 霖 郑 进 田丰年
姚 云 邵湘宁 巴 桑 江 华 杨德昌

秘 书：王思成 刘群峰 王振宇 侯凤飞 陈榕虎

二、编纂专家委员会

顾 问：马继兴 苏荣扎布 巴克·玉素甫 诸国本

主任委员：孙塑伦

副主任委员：柳长华 莫用元

委 员：黄汉儒 黄福开 田华咏 吉格木德 南 征
布仁达来 伊河山·伊明 袁德培 高如宏
崔松男 林艳芳 益西央宗 达 娃 王振国
王旭东 和中浚 多 杰

秘 书：甄 艳 胡颖翀 付 珊

《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

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 进

副主任委员：赵 勇 熊 磊 张 震 林艳芳 张 超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方 路 王肖飞 王海涛 玉腊波

付开聪 许嘉鹏 张雪梅 杨本雷

杨 镔 周 黎 周 青 和丽生

赵 远 段立纲 柴本福 谭志刚

《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

审定委员会

主任委员：郑 进

副主任委员：张 震 林艳芳 张 超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克坚 王 寅 玉腊波 叶建州

朱兆云 吴永贵 余惠祥 张绍云

杨国祥 杨 梅 岩罕单 裴盛基

熊辅信

《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

主 编：金 锦

副 主 编：赵文科 瞿广城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克坚 方 路 陆宇惠 杨玉琪

和丽生 金 锦 赵文科 赵景云

贺铮铮 俞永琼 郭世民 瞿广城



序 一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统称，是由多个民族的传统医学体系和医药经验汇合而成。它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密不可分，与各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紧密相关，不仅为各民族的繁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为维护人民健康发挥重要作用。

民族医药古籍文献是民族医药的重要载体，是各民族医学发展的真实记录。民族医药典籍浩繁，内容博大精深，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更有科学与经济上的巨大潜在价值，是一个有待开发的宝藏。

为了全面整理、抢救和保存珍贵的民族医药古籍，弘扬和发展民族文化，国家设立专项经费，对民族医药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保护和整理工作。本次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工作由经验丰富的民族医药文献专家和相关专家共同参与，得到了有关地方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取得了丰硕成果。在丛书出版之际，我谨代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对参与项目的各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衷心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为促进民族医药学术进步、推动民族医药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陇德

2013年10月25日





序 二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边疆省份，有 25 个少数民族，其中 16 个独有世居民族与境外同一民族毗邻而居，全省有 8 个民族自治州、29 个民族自治县，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和实行区域自治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

云南是我国乃至世界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铸就了“植物王国、动物王国、金属王国”三项桂冠，素有“百药之乡”的美誉，天然药物资源 6 559 种，其中云南省独有的药用资源就达 1 260 种、民族药 1 400 余种，天然药物资源的品种和数量均居全国之首。云南独一无二的自然环境和生物资源及人文多样性，孕育和造就了独具地域特色而丰富的民族医药和文化。云南各族人民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积累和形成了本民族的传统医药，留下了各民族医药不断向前发展的每一个历史印迹，逐渐形成了以傣医药、彝医药、藏医药为主，佤医药、纳西东巴医药、哈尼医药、苗医药等多元一体与并存的云南民族医药体系。

民族医药的传承方式既有文字为载体的文献传承，又有非文字方式的口碑传承。云南民族医药除傣、彝、藏等民族医药外，大都以口碑文献的形式传承，具有典型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由于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云南各个民族的传统医药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边疆特少数民族医药的发展已经严重滞后，面临着文献流失、后继无人的严峻局面。因而对各民族医药文字与口碑文献开展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和总结仍是我国传统医药传承与发展十分迫切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近 30 年来，党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民族





医药事业。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中央公共卫生专项资金中安排了“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及适宜技术筛选推广”项目。云南省卫生厅根据云南省民族医药文献整理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云南省民族医药文献整理项目实施方案,有步骤、有重点地组织实施梳理类、抢救类、翻译类、实用类等4类20部文献的整理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云南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工作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其意义在于保持民族医药的特色前提下,梳理、总结出一批耳熟能详、通俗易懂、方便使用的民族医药文献,以满足民族地区日益增长的民族医药需求,为促进民族医药事业科学发展提供原动力。

云南中医学院、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西双版纳州傣医医院(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云南省彝族医药研究所和普洱市民族传统医药研究所等单位承担了相关文献整理研究工作,开展云南省民族医药文献的调研、收集工作,编纂了《云南省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目录》,并建立云南省文献目录数据库,基本上摸清了云南民族医药古籍文献的家底。在此基础上,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现已编纂完成《白族医药》《普洱市哈尼族医药文献整理》《中国彝医方剂学》《云南纳西族医药》《怒江民族医药》《傈僳族医药调查实录》《德昂族医药调查实录》《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阿昌族医药调查实录》《怒族医药调查实录》《傣族鲜药应用汇编》《档哈雅办咱那里》(傣医治病要方集一)、《档哈雅维些》(傣医治病要方集二)、《档哈雅沙巴帕雅》(傣医治病要方集三)、《档哈雅比咱哈》(傣医治病要方集四)、《档哈雅拢档来》(傣医治病要方集五)、《档哈雅阿奴满》(傣医治病要方集六)、《档哈雅拢害沙巴》(傣医治病要方集七)、《档哈雅沙巴拢》(傣医治病要方集八)、《档哈雅傣泐塔都嘎他》(傣医治病要方集九)等二十部民族医药著作。

对云南省民族医药文献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础性工作。二十部民族医药文献著作的相继出版,是云南民族医药事





业发展中的一件大事、盛事，其对促进民族医药传承和发展，加大民族医药文献保护和利用，丰富和完善民族医药理论体系，提升民族医药学术与技术水平，提高民族医药防治疾病能力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值此付梓之际，谨以为序。

云南省卫生厅副厅长、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云南中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傣医学、傣药学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 郑 进

云南省民族医学重点学科学术、学科带头人

2013年5月15日





前言

2008年,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民委组织的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民族医药发展关键技术示范研究”中“10个尚未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抢救性研究”的子课题“布朗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工作,起止年限为2008年1月至2010年12月。该课题完成后,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2010年又继续承担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的公共卫生专项资金项目“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适宜技术筛选推广”的子课题《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的编撰工作,起止年限为2010年8月至2012年12月。按照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要求,云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对布朗族医药进行了近5年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

通过项目实施初期对布朗族文献挖掘等研究工作表明:

一是布朗族历史上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民间借用傣文和汉文。课题组调查期间搜集到唯一一本借用巴利文及老傣文记录布朗族家传四代治病方子集的医药文献,而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散在的布朗族医药记录更是少之又少。目前查到最早的文献是《逸周书·王会解》,对使用的药名略有记载。

二是对布朗族医药的现代研究也是很少,文献量极少。目前,搜集到部分少量零星记载有布朗族医药内容的书籍,如《十二版纳志》《布朗族文化史》《布朗族文化大观》《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勐海县卫生志》《布朗族——云南特有民族百年实录》《云南省志·医药志》《中国民族药志》(1~3卷)和《云南民族药志》(1~5卷)等。





上述布朗族文献研究结果说明，布朗族医药属于尚未系统开展发掘整理的民族医药，对布朗族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布朗族文献研究结果同时也提示我们：布朗族医药的历史还没有梳理，由于专门的布朗族医药古代文献非常难觅，在其他古代文献中散在的布朗族医药记录较少，要发掘、整理、研究布朗族医药的历史，只有通过对其现状的调查去间接显现其医药的历史，充分认识到现存布朗族医药的现状是反映其历史的“活化石”的重要性。而布朗族医药的现状不清晰，由于现存的传统医药仅靠身教口授流传，散在于民间，基本处于未被文字记录状态，许多原始和传统的医技医法和疾病诊治经验濒临失传。因此，要发掘、整理、研究布朗族医药，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就是必须对布朗族医药现状进行调查和记录，做好现状的调查记录工作，以直接客观反映布朗族医药的现实和间接显现布朗族医药的历史。

为此，2008年以来，在国家、省、州（市）、县（市、区）等相关机构和人员，从事布朗族历史、文化和医药工作的人员，以及从事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指导和协助下，我们以实地调查采访和记录为主，深入布朗族主要聚居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边境线一带的布朗山乡、巴达西定乡、勐满镇、打洛镇的山区，景洪市的小勐养、大勐龙，勐腊县的勐捧镇、芒果树乡，临沧市，以及在普洱市和保山市等地的散居地进行了实地调研。

本项目重点对西双版纳和临沧、保山等地独具特色的布朗族民间草医进行了实地走访，共走访了14人，对其中6位长期从事布朗族医药的人物进行了4年的追踪访谈。我们灵活运用专题座谈、人物访谈、人物追踪、实地调查等调研方法。在人物访谈时，我们采用了录音和录像实录技术对访谈过程进行了全程实录，并依据录音和录像转换制成了访谈的文字记录。





在实地调查中，我们采用照相技术对诊治过程和使用的药物进行了记录。通过4年多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的调研工作和研究，我们形成和积累了大量的源于被调查者的第一手记录资料。这些记录资料初步展示了布朗族医药的现状是有本民族的民间医，有本民族的特色诊疗方法和药材，对一些疾病有治疗效果，还在切切实实地发挥着医疗保健作用。这些记录资料，对了解布朗族医药近代的演变过程以及布朗族医药的历史将会有极大的帮助。

本项目的顺利实施，为今后继续开展布朗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和深入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依据。同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布朗族虽是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但也客观存在着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医药，也是我国民族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布朗族医药具家传性、保守性、单传性、口传性、散在性、非系统性、非理论性、有民族语言而无民族文字和文字资料记载较少等特点，对布朗族医药继续抢救、发掘、整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加突出，在对布朗族医药的现状进行的调研这一发掘整理起始阶段的基础上，还应采用更加科学规范的方法进行追踪研究，继续进行系统的抢救性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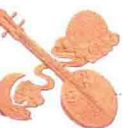




目 录

序 一	王国强 (1)
序 二	郑 进 (2)
前 言	(5)
第一章 布朗族医药文献调研工作实录	(1)
第一节 古代医药文献	(2)
第二节 现代医药文献	(4)
一、书 籍	(4)
(一) 《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中对布朗族医药的记载	(4)
(二) 《布朗族文学简史》中对布朗族医药的记载	(5)
(三) 《布朗族文化大观》中对布朗族医药的记载	(5)
(四) 其他文献中对布朗族医药的记述	(8)
二、论 文	(23)
三、手 稿	(29)





第二章 实地调研工作实录 (30)

第一节 实地调研工作概述 (30)

一、课题研究实施概况 (30)

(一) 布朗族医药调查范围 (30)

(二) 布朗族医药调查方法 (30)

(三) 课题取得的成果 (32)

二、相关研究资料 (33)

第二节 实地工作影像记录 (33)

一、2011 年 8 月，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实地调研
..... (33)

二、2012 年 11 月，到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实地调研 (39)

三、2012 年 11 月，到景洪市勐养镇实地调研 (40)

四、2013 年 4 月，到临沧市云县实地调研 (42)

五、2013 年 12 月，到保山市施甸县摆榔乡和木老元乡实地调研
..... (43)

第三章 布朗族医药人物调查 (44)

第一节 文献记载布朗族医药人物调查 (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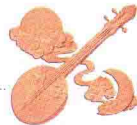
第二节 民间代表人物追踪访谈及其他民间医生普查概况
..... (51)

一、民间代表人物追踪访谈 (51)

(一) 岩光章 (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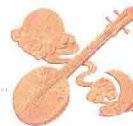
(二) 岩叫文 (62)





(三) 岩少尖	(81)
(四) 岩列光	(93)
(五) 李荣明	(98)
(六) 李荣新	(105)
二、其他民间医生普查概况	(113)
(一)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 2 人	(113)
(二) 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 2 人	(114)
(三) 保山市施甸县摆榔乡、木老元乡 3 人	(115)
(四) 临沧市云县 1 人	(117)
 第四章 布朗族药物	(118)
 第一节 文献收载药物	(118)
 第二节 布朗族民间常用药	(128)
 主要参考文献	(152)
 后 记	(154)





第一章 布朗族医药文献 调研工作实录

布朗族是云南省 25 个世居民族、16 个跨境而居的民族、15 个特有少数民族、8 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文化。据 2010 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云南省布朗族人口数约为 12 万人。主要聚居于滇西南和滇南地区，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临沧市、普洱市和保山市。其中，西双版纳州约 4.8 万人，主要分布于勐海县和景洪市等地；临沧市约 4 万人，主要分布于双江县、永德县、云县和耿马县等地；普洱市约 1.6 万人，主要分布于澜沧县；保山市约 1 万人，主要分布于施甸县。因此，从人口分布来看，布朗族的主体人口明显地分为两个部分，主要集中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临沧市。如果以县为基本地域单位划分布朗族人口的分布范围，布朗族共分布在 75 个县里，其中，1 万 ~ 5 万人的有勐海县和双江县，5 000 ~ 1 万人的有永德、云县、澜沧、施甸等县，1 000 ~ 5 000 人的有景洪、耿马等市(县)，1 000 人以下的有 65 个县。以聚居为主，部分散居或混居构成了布朗族人口分布的总格局，具有人口面增加、扩散之特性。

《布朗族医药调查实录》课题组根据布朗族人口分布情况，通过实地到云南省布朗族主要聚居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边境线一带的布朗山乡以及打洛镇的山区和临沧市云县等地进行多次走访调研，并对景洪市的小勐养和其他散居在保山市等地的布朗族居住地进行了调查。课题组在开展项目研究期间，通过网络查询，到各地民宗局和图书馆、新华书店调研以及向民族医药工作者了解情况等方式，收集到部分零星记载有布朗族医药的书籍和文献。同时，根据实地收集到布朗族医生问诊用药等现场调研资料，编撰此部调查实录。





第一节 古代医药文献

布朗族源于古代的百濮，《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中记载：“伊尹受（汤）命，于是为四方令曰：臣请……正南：欧、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正西：昆仑……贯胸、雕题、离身、漆齿，请令以丹青、白旄、纣鬻、江历、龙角、神龟为献。”《逸周书·王会解》中又载：“成周之会……氏羌以鸾鸟……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鸟，卜人以丹砂，夷人以木……州靡费费（拂拂）。”这里所说的“百濮”“卜人”就是当时布朗族先民的称谓，以后历代的称呼也都基本相同，所说的短狗、丹砂等贡品亦均产自布朗族先民生活的怒江流域和澜沧江流域一带，《蛮书》中就曾有古永昌即出丹砂的地方的记载，明清职贡，亦规定顺宁（今凤庆）的蒲蛮（布朗族）以“矮犬”（短狗）为贡品。因此，布朗族源于古代的百濮的说法是可信的。……

布朗族的历史可上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布朗族的先民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狗，向周王朝献丹砂。从那时起，濮人就一直居住在古永昌郡属地东西宽 1500 千米，南北长 2300 千米的区域内，是云南最古老的土著民族之一。

据《布朗族文化史》记载：尤中先生认为：“先秦时期‘百濮’的问题比较复杂，其中包括了两个不同系统的部落群体，一个是属于百越系统的‘百濮’，尤其是分布在楚国西南部的那部分‘百濮’，全部是属于百越系统的；分布在滇国南部和西南部边境的，则既有属于百越系统的，也有属于孟高棉系统的。”笔者同意尤中先生的看法。所以，分布于西南部的“濮人”同楚西南等地的“濮人”是不相同的，前者属孟高棉系统的“濮人”，他们更多地保留了“濮人”原来文化的特征，其代表便是后来的永昌之濮、云南郡之濮和顺宁之濮等；后者则属百越系统（一部分）的“濮人”。那么，为什么两个不同系统的族群皆称为“濮”呢？原因之一是古代濮人分布的区域非常广泛，族名的自称和他称不一，使得历史上各朝代对民族的实际情况的了解不能做到全面而透彻，文献记载中族称的音译不标准，用字不规范，因此往往对同一种人有几种称呼，在更多的情况下对不同的若干族体又只用一种

